

山河大地的诗意歌吟 ——韩中州地理风景诗集《行走中国》赏析

■周邦华

我和韩中州相识已久,在原遵义市(今红花岗区)文化局共事时,我就喜欢读他的诗歌。他的诗集《世纪回眸》《中州哲语》《浮云尘土》《行走中国》,我均有收藏。每每读他的诗歌和散文诗作品,总让我思绪万千、爱不释手。

近日,读了他刚刚出版的地理风景诗集《行走中国》,仿佛跟着他游历了那些心慕已久的山河大地、风光美景,为他灵敏的文化嗅觉和开阔的艺术视野而叹服。

韩中州早期的诗歌偏重于抒情和哲理,其间创作了很多红色诗歌,多次在《解放军报》上刊发,常常在遵义举办各种纪念活动时朗诵传播。近些年,他的创作手法越发多样,除了新写实主义诗歌外,还创作了大量唯美隽永的地理风景诗歌。行走大江南北,漫游白山黑水,饱览山川风物,凭吊名胜古迹,游目骋怀地理风光,中国风景、中华文化、中国元素在他的笔下视觉独特、意境唯美,诗意地呈现形而下的具象风光、形而上的灵魂风景。

我们从《中轴线》一诗切入他的远方、远景、远行——

这里原本无水/为了依山傍水的隐喻/在宏大建筑前/开挖了一方人工湖/中轴线是宏大建筑/向外延伸的一段风水/从勒石立碑起步/近三公里的廊桥/凌空飞架公园绿地/彩色步道一路堆砌/大剧院,美术馆/文化馆,文化宫/档案馆,奥体中心/这些高大上的文化元素/花信风吹,从初春到暮秋/春夏绚烂古典的奢华/秋冬铺陈现代的低调//……

毫无疑问,“中轴线”既是实写新蒲中轴线,又是行吟中国大地的“中轴线”,它的文化脉络文化灌注,亮出一派无限风光的活力和气势。视觉的冲击力以线的坐标,勾勒云蒸霞蔚的城郭,感触中轴线上处处人文细节的时候,映入眼帘的风景风物,彰显着文化的个性、艺术的魅力、历史的遗存、时代的经典、现代的风光、弥新的展望……透过韩中州“中轴线”的视野,我们能够感受诗人行走中国的远方、远景、远行时的心之幻想、脑之幻景、梦之幻境,领略诗人地理人文和时代风景的唯美意境。通过他“中轴线”诗歌具象的延展性和诗歌文化的想象力,我

们可领略《行走中国》诗篇的主调与脉络,感受那份漫步“中轴线”的辽阔与壮美。

从《行走中国》四个章节《古城古镇》《山川风物》《地理文脉》《名胜古迹》,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独特的创作视野,对诗歌语境意蕴唯美的审视和他驾驭语言形象思维的把控能力。他的诗句声情并茂富于哲理:江湖的变流/抬高的是仁山智水的眼界/低下的是观山阅水的诗心//《《三峡书》》上善若水的哲思在这里诠释了诗人观山阅水的诗心。

《行走中国》漫游于诗意中国的“中轴线”上,如同龙的传人驾骑在神龙脊梁上遨游神州,无论漫游白山黑水之间,还是遨游祖国的山川风物,游览名胜古迹、古城古镇,都离不开心里所指和地理所归的“中轴线”。这是传统文化植根于骨髓的造化,更是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;地势坤,君子以厚德载物”文化归属的映照。作者始终站在文化“中轴线”上,以诗意致远的旷达,寓意深远地眺望着远方的盛景。

阅读《行走中国》古城古镇

篇——“风,吟咏一首诗,水,波动一座城”的《镇远,真的不远》,游览《周庄,一朵湿漉漉的乡愁》《平遥,千年一叹》的印象;山川风物篇——“江湖的流变,抬高的是仁山智水的眼界,低下的是观山阅水的诗心”,从多情的西湖、曼妙的泸沽湖,到深情的秦淮河、美丽的赤水河,《水,从丹霞石上流过》,自驾《穿越河西走廊》,登上《中华大山》的脊梁上吟诵,诗人的神情是那么豪放;地理文脉篇——“春夏绚烂古典的奢华,秋冬铺陈现代的低调”,在这里,《黔北高原》映衬《人文沙滩》的墨香;在这里,《井冈山》《西北坡》《延安窑洞》折射万里长征的铁流;在这里,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,铸造了《遵义,目光葱茏的吉祥福地》;在这里,站在历史“中轴线”上的《天安门》,感受“所有飞扬的激情至诚的信念,所有坚实的足音和奋进的身影”,倾听“一个潮音开天辟地地向世界宣告: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!”名胜古迹篇——“隔着时空,我与森森列阵的青铜玉器对视良久,互相揣摩对方,穿越古今不为人知的心事”。从大禹治

水,到李冰修筑《都江堰》;从《云游黄鹤楼》《麦积山》,到《大雁塔》《滕王阁》《三星堆博物馆》,无处不彰显神州“中轴线”上文化的辉煌与璀璨。

一本好书,与一首好诗享有同样的重量。韩中州地理风景诗大善其美,在高度上激活了诗的灵动,在广度上浓缩了诗的精华,在厚度上淬炼了诗的经典,是当代中国一位以诗集的形式集中讴歌神州美景、山河大地的行吟诗人。

《行走中国》是山河大地的诗篇。它以诗意的歌吟、哲理的倾诉,描写令人心驰神往、游目骋怀的远方、远景、远行,给心有所念、梦有所想的游历者提供了灵魂的归宿。

文化的行走是力量的传递与传播,是中华文脉的赓续传承。当今文化和旅游大融合发展已成为社会大趋势,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方面,更体现在人们对文化精神的生活需求上。如果你热爱旅游、喜爱中国文化、热爱故土家园,《行走中国》或许是你旅游攻略不可缺少的诗意导游。

一碗洋芋丝面里的童年

■王霞

藏在记忆里的那碗洋芋丝面,几十年了,一直闹腾着往外蹦,不吐不快。

那口大铁锅里翻腾着的白生生的洋芋丝,和着那一根根缠来绕去的面条,在热浪滚滚的水里上下沉浮,此起彼伏,香气飘逸。香气里飘散着的,还有一点腊猪肉的美味。

铁锅下面,通红的火苗,忽闪忽闪的,像小孩子红扑扑的脸蛋。洋芋丝、面条……不断重叠。重叠的,还有那群活蹦乱跳的小孩子,那段幸福的童年时光。

那天是“六一”儿童节,是孩子们最盛大的节日。我们是桐梓某中心完小,就编排了好多节目,要去一个叫塞口山的地方,在那里的村小表演。这应该也叫送文化下乡吧?但那时的我们不懂什么送文化下乡,只知道我们要穿新衣服去乡村表演节目,内心非常激动。

一大清早,我们就兴高采烈地聚集在学校门口,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兴奋和喜悦,因为终于可以穿上漂亮的衣服,蹦蹦跳跳地欢庆自己的节日了。当然,我们并不知道要去的那个地方是怎样的环境,也不知道要走多久。

在老师的带领下,我们穿着节日的盛装,扛着鲜艳的少先队队旗,口中轻唱欢快的歌谣出发了。迎着朝霞,心儿砰砰直跳。那一刻,大家觉得,自己就是英俊的王子,是美丽的公主。

山路弯弯,绕山而上,一个多小时后,终于到达目的地。眼前的一切透着新鲜,村小的操场坝就是我们的舞台,这个操场坝和众多的村小操场坝一样,不太平整,一条条木板凳早已安放在舞台周围,围成一个个圆圈,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乡亲们早已坐在木板凳上,等待着小王子、小公主们登台亮相。

第一次到山村表演,我们很兴奋,很新鲜,也很卖力。录音机里播放着不同节奏的音乐,一张张笑脸像花儿绽放,胸前的红领巾像蝴蝶在空中飞舞,观众的掌声在山村激荡。

那些山村孩子向我们投来羡慕的目光,亮光闪闪的眼里映照着整洁的白衬衣、飘逸的红裙子、洁净的白网鞋。我们的激情被那些目光灼烧着,跳得越来越起劲,舞步带起的尘土环绕在我们周围,我们没有躲闪,却跳得更欢。

当然,这种目光我们也曾有过。生活在小镇的孩子们,总是羡慕从山上来读书的那些同学——春天,他们手里随时捧着各色花朵,鲜艳而夺目;夏天,他们衣袋裤袋里揣着红籽、栽秧泡、桃子、李子等新鲜果子,惹人发馋;秋天,他们书包里装着煮熟的红薯、洋芋,令人吞咽;冬天,他们用谷草穿挂着凝冰在我们面前一口一口地舔食,勾起对甜滋滋冰棍的向往。

时间在歌声和舞步里飞逝,快乐在掌声和欢呼声里跳跃,乡亲们的肯定是对我们的最大嘉奖。

舞台上,孩子们激情飞扬;舞台不远处,村里的叔叔阿姨们正在准备美味佳肴。一口大铁锅被通红的火焰炙烤,铁锅里,油发出吱吱的声响,一根根细柔的洋芋丝与锅铲跳起了欢快的舞蹈,最后淹没在滚烫的油汤里,与跳入油汤的面条缠来绕去。

表演结束的孩子手捧着一碗碗热气腾腾的洋芋丝面,狼吞虎咽起来,洋芋丝的软糯、面条的爽滑、面汤的清香,无一不冲击着孩子们的味蕾。这一份犒赏,足以回味一生。

回到小镇,大家最开心的就是大人们奖励的一杯凉水,这杯凉水可不简单,淡红淡红的,甜丝丝,凉爽爽,就

像卖凉水的人喊的那样“吃到喉咙管,凉到肚脐眼。”真的是刚喝到嘴里,一股清凉就从喉咙直往胃肠下滑,通往肚脐处,煞是舒畅。

孩子终归是孩子,劳累了一天,没有一个喊累,贪玩之心依旧。我们依然穿着那套新衣服,在羊磴街上欢跳,把节日的欢快延续。

这条街是我们的乐园。街沿坎是大人们扎堆的聊天场所,街道中间就成了孩童们放飞心情、寻找童趣的乐土。

那时在街道上行驶的车辆少,我们肆无忌惮地在街道上跑来跑去,丢沙包、滚铁环、推板车、转陀螺、跳升字、并格子、铲三尖角,能够玩的游戏可多了。

那醒目的白色线条,就是不同游戏的制约,我们都非常自觉,严格按照游戏规则在街道上蹦来跳去,尽情展现童真童趣。哪怕汗水湿透衣衫,哪怕跌倒灰尘满面。

那时的玩具都是“土枪土炮”,有的甚至土得掉渣。一块布条、一把河沙,就可制作成一个漂亮的沙包;一张写作业的草稿纸,便可翻折出无数的“豆腐干”“三尖角”;甚至一块瓦片,也可变成一颗颗小顽石,在孩子们手中上下翻飞。

现在的玩具,天上飞的,地上跑的,水中游的;益智的,治愈的,百变的,电动的……应有尽有。我们那时想都不敢想,可那时的快乐,对拥有玩具后的满足,现在的孩子们永远无法体会。

童年,在不经意间悄悄溜走,童年,在不经意间永远流连。在那翻滚的洋芋丝面里,我的同学、我的伙伴、我的童年,都从记忆里慢慢走出来,那一张张熟悉而亲切的面庞,那些无法忘怀的情感,依然如故。



雏燕展翅

董仕民 绘

